

菲律賓濱藝術現況

菲國 F. Zobel 教授著
朱一雄 譯

有一位頗有地位的來客，不久以前在此問這一個問題：菲律賓現代藝術的發展的基本因素是什麼呢？

藝術家們回答說：簡單的很，生活雜誌。

這近乎輕率的答覆，幫助了不少對菲律賓藝術現況的了解。這裡面含有歡笑，也含有酸苦。我們這個國度，在許多東方國家中，最缺少本身，可資依賴的『藝術的傳統』。第一，因為長期的西班牙人的統治。而在此之前，又有幾世紀在回教民族的統治之下，阻碍任何一種美術，尤其繪畫，彫刻的生長。濕熱的氣候，要求建築的形式有絕對舒適的效能，但在結構上却必然是十分脆弱的。在建築方面要求有永保堅固的特點，只有在西人來菲律賓之後，使這星羅棋布的島嶼群中，加上了許多石砌的教堂，或修道院。這些建築乃『上帝的殿』，自必須鞏固而能留之久遠，為此，菲島的建築的談得，到銳意的經營，而且才有了矯揉造作的弊端。——譯者按：此處指對歐西建築形式的模仿。

迎合菲律賓自己的需要，又能顯出風土味和屬於菲律賓人自己所想象的形式，完全被西班牙統治時代的人物所擯棄。換句話說，當時的建築不過是一部份歐西教堂的翻版。幾世紀來，菲島的藝術，幾乎完全與人隔離而被人遺忘。那時竟沒有人知道十九世紀末葉的西歐藝術早已再也不是『教堂藝術』而其『通俗主義』的脫離了宗教束縛的新藝術！

這一藝術上的真空，便必須靠舶來的——再一度地——藝術空氣來填補。像當時的美國人一樣，菲律賓畫家就忙著到巴黎去！不管是形式還是思想，都要向巴黎去學習，才是真正的『藝術化』。他們的畫模仿西方宮廷畫家。或者，追隨當時一些僅存的印象派畫家，在技巧上盲目地摸索，而在精神更見荒蕪不堪。

一些稱為民族畫家的，也不過把巴黎的模特兒換上了菲律賓的服裝，把法國的風景畫改竄，使橡樹變成了棕櫚；可是平凡而俗陋的角度依然。建築方面輸入了許多外來的形式。這些建築，却並不適合菲律賓，不能令人感到舒適。只有較年輕的一代，比較現實地考慮到氣候和屋主的癖好，創出了一種比較有風味的『巴朗·巴龍』——或者叫它做巴龍巴洛的。譯者按：這是菲律賓常見的一種房屋式樣。

自然，遠在三十年前，就有過不少的畫家努力於衝破這因襲又保守的樊籠。而事實。要到一九四五年美軍解放菲島，才有轉機。那些服役於軍中的美術家，以新奇的旅客態度，找出了藝術上的『風土味』，當然，是菲律賓的風土味！而這種明智的民族形式，向來是被人鄙賤而忽略了。

我的意思，並不是說美國兵無意間地教會了菲律賓畫家的時代畫，或是指導了伊哥洛人 (Igorot) 雕琢木偶，我們必須認識，是這些帶有現代精神的美國軍中畫家，指引了菲律賓人民真正的美術常識；諸如欣賞的態度和民族性的表現力。菲律賓鑑賞家，像那些巴黎畫家一樣，在藝術的領域裡，指出了什麼是『東方色彩的』或『菲律賓的』。收購紀念品的美國兵，便真正收購到了他們他們的紀念品。他們的影響，在雖只少許因為發掘到了菲律賓民族心靈的奧藏而激動着的朋友們——譯者按：這是指本島新派畫家——看來，是不可忽視的。

他們的影響在乎量而不在乎質，他們趣味，反映着當時他們本國社會出在醞釀發育中的對現代畫風普遍好感。雖說那種美感趣味，在今天看來也許是粗賤而可笑的。不過，一二美國或墨西哥畫家的作品，有着強烈的民族性和地方性，便使本島的畫家一再玩賞，研究又研究，分析又分析，認為是

無價之寶。其實，那些還不過是一些複製或模仿，但是對於渴於求進的，要求獨立發展的非國青年，有着神奇的魔力。

由於沒有傳統的憑藉，多數是無條件的接收表現作者意態的方法，和把形象變化或誇大的理由，也缺少基礎和根據。但那總是現代化的傾向，是個人主觀的表現而不是目的物的模仿。過渡時期幸喜很短暫，畫家和建築師們，如今一方面在自身或本地方面，找尋獨創一格的機會，一方面也認識了那獨創力來自現實的生活。

獨創或原來藝術形式是什麼？一時很難作詳盡的解釋。在現代的非島畫家的作品中，令人難忘的是顏色的應用，光亮而耀目的色彩指出了目的造物型上的美感趣味。尤其是他們交錯的應用，有着極大的『張力』。如果我們向窗外看去，菲律賓的天空並不是蔚藍色的。它一無彩色可言的。強烈的光線和灼人的熱氣，令人想到那是一個無罩的電燈泡，亮的直刺人眼。而那下面是一片叢莽，有着大堆的碧綠，腥紅，橙黃，青紫。表現這種情調最成功的，便是赫南度·奧甘布（Herrando Ocampo）。

色彩不是全部的內容，也不是所有的畫家都是這樣的作風。奧脫洛·魯士（Arturo Luz）就用柔和而近乎灰色的調子。不過，這樣却更強烈地表達了他作品中的構圖之美。

建築家們在一陣『現代化』的熱鬧之後已逐漸冷靜了頭腦去思想：什麼形式才不但看上去有現代精神，而且有現代的實質，和環境及各種外在的條件配合。低矮的平頂的鋼架建築，巨大而昂貴的許多玻璃窗雖然是現代化的『風度』，但十分不適合菲律賓的氣候。目前，非島的建築已逐漸改正了路線，注重於鄉土風味或合乎本地需要的新風格。

我們很難立刻舉出一個現實的例子，是現代菲律賓自己的建築形式的表徵，不過，日復一日，它們必然很明顯地成爲一種浪潮，許多正如上面所指的建築將要出現，使一切城市煥然一新。

大戰把馬尼拉舊有的建築幾乎燬掉了五分之四。戰後短短的幾年，無數的新式建築出乎意外的美觀而新穎把馬尼拉改變了樣子。屋主們都立意要標新立異嗎？請看，那些新建築對一般人已如何的親切和平常。屋主給了設計師和建築師以最大的自由施展抱負。新建築有着闊大而簡樸的牆壁，於是繪畫爲裝飾的需要也大增。原作是價廉物美，大量複製便沒有必要，美術品普遍地獲得衆人的愛好，使美國或拉丁美洲的大畫家們看了也要妬忌不止。

另外，我們要一提教堂藝術，如果說到代表作，那最好的例子是黑人省維克多利亞斯地方的聖約瑟夫教堂及其中的壁畫。壁畫作者亞爾豐素·歐蘇利奧（Alfonso Ossorio）會和愛第·貝松一起工作，他倆巧妙地利用就地的工匠，製作了許多刻像，放在這個教堂裡。不幸這教堂處在僻遠的島上，而且在初揭幕之際，大家都被它的新風格所嚇倒，進去禮拜的人也很少。目前，雖然保留意見的人仍然很多，但維克多利亞的聖約瑟夫教堂逐漸爲人所稱道，被攝影留念的次數也增加了。那些從未去看過或永遠不會去看到的人們，現在也居然把它當作他們自己所有的榮譽了。

我想，比這教堂更成功的建築，是指日可得的。

另外的一座教堂，名叫 Jesuit Aeneo de Manila，一度因缺少費用而停頓，但建築的計劃偉大至極，令人嘆爲觀止，目前完工未久，內部的裝飾問題，尙未全部決定。

以後的幾年，本地藝術界必有可驚的進步，我們不能叫它作文藝復興，因爲這些進步完全是新型而獨創，並沒有過去的藍本。以一個天主教徒來說，我只希望這可貴的進展，要有一部份能真正地裝飾了『上帝的殿』才行。